

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长篇小说

王倦 / 原著 赵梦媛 / 改编整理



舞乐传奇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长篇小说

王倦◎原著 赵梦媛◎改编整理

于荣光
作品

舞乐传奇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舞乐传奇 / 王倦原著; 赵梦媛编辑整理.

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 2

ISBN 978-7-5057-3348-0

I. ①舞… II. ①王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

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8877号

书名 舞乐传奇

作者 王倦原著 赵梦媛 改编整理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

19.75印张 彩色插页0.5印张 420千

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348-0

定价 36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第一章

—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伊洛瓦底江流域有一个古老的国家——骠国。那里最富特色的是金色的佛塔，它们有的耸立在城市中心，有的镶嵌在乡间旷野，有的建筑在山岭之上，有的点缀在江河沿岸，煞是壮观。街头巷尾，身着艳丽服饰的舞姬耀眼夺目，身披袈裟、手持黑伞的僧侣随处可见。

公元801年，一队马车缓缓地行驶在骠国国都卑谬城的街道上，马车周围的护卫高举着兵刃和飘扬的旗帜。车队中第一辆马车装饰华贵，纱帐笼罩，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坐着一个人，但看不清楚长得什么模样。当马车在人群中经过时，两边的百姓都默默弯腰行礼。原来，骠国国王雍羌下令，由王子舒难陀亲自率领乐团前往大唐长安，为唐皇献乐。整个骠国都对王子一行充满期待，但同时，阴谋和危机也在步步逼近。

街道上的人群里，隐约露出一双双充满杀机的眼睛。一名杀手始终紧随车队脚步，盯着那辆最为华丽的马车。很快，有人跟他擦肩而过，递给他一个藏着弩弓的布包，并低声道：“城门外动手。”杀手微微一笑，把包拿好，快步前行，和车队走上了不同的岔路。

不一会儿，从一边的街角走出几个凶狠彪悍的男子，随即又有一个男子匆匆赶来，向其中一人低声汇报：“我看清楚了。玉石铺老板在城门口等着看乐团出城，只有他夫人和幼女在家。”

“乐团到城门还有小半个时辰，时间足够。动手，把那小崽子抓住。”那人冷冷地哼了一声。

众人快步离去，其中一个边走边小心地左右观瞧，目光突然一扫，发现在街道远处，一个靠墙坐着的乞丐正静静地瞧着自己。他感觉有些奇怪，但还没来得及琢磨，前面的人就低声催促道：“别磨蹭！”他赶紧跟上，等回头想再看一眼那个乞丐时，墙边已经没人了。他以为自己刚才看错了，没有太在意，连忙跟随同伴快步离去。

骠国都城的城门大开，一些百姓正静静地等待乐团到来，那个杀手也混在其中。他悄悄地从布包中拿出弩弓，做好了随时射击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杀手吓得一个激灵，迅速用布包遮住弩弓。回头一看，只见一



个身穿白衣、腰缠嫣红丝带的青年男子正笑眯眯地站在他身后，悠闲地吃着香蕉。他的目光并没有注视杀手，而是看向缓缓驶来的乐团车队。咽下香蕉，他淡淡地开口道：“咱们骠国的乐团前往长安献乐，还是头一次吧？”

杀手一脸不可思议地说：“你跟我说话？”

青年男子并不回应，而是说：“此行若顺利，可真是两国间的一场盛事啊！”说完他笑了笑，收回搭在杀手肩膀上的手，用手一指：“车队出来了。”

就在杀手下意识扭头观瞧的一刹那，那个青年飞快地伸出手，一把扯掉了他手上的布包，露出弩弓，随即退后几步，指着杀手大喊：“有刺客！”这喊声把百姓和护卫们的目光全部吸引了过来，杀手这才反应过来，正要举起弩弓，一排长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胸口上。

杀手被带了下去，乐团车队继续前行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人们并没发现，那辆最华丽的马车车窗上的纱幔被微微拉开，露出一双眼睛，静静地看向路边远去的那个年轻人。而年轻人好像心有灵犀一般，也在此时回头，和马车里的那双眼睛远远对视。随即，青年再次露出微笑，转头进城去了。马车的纱幔也重新放下，车队向城外驶去……

二

骠国王宫外，一队护卫押来了刚才在城门处抓的杀手，让他跪在王宫外的空地前。突然，不远处两匹骏马疾驰而来，一马当先的中年人意气风发、不可一世，身后紧跟的护卫黑衣黑甲，腰挂利刃。

一名护卫提着长枪站了出来，大声吼道：“王宫之前，统统下马！否则以叛逆论处！”中年人冷笑一声，猛打一鞭，骏马飞驰而来，直接把提枪护卫撞飞了出去。来人冷笑一声，翻身下马，看了一眼倒在地上呻吟的护卫，问道：“阿蛮，他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

“他说您是叛逆。”

“哦？诬陷大将军叛逆，什么罪名？”

黑衣黑甲的阿蛮一言不发，直接走到那个护卫身边，冷冷地拔出腰间的钢刀，一刀劈下。杀完人后，他才看向中年人，平静地说：“回大将军，是死罪。”

中年人看向跪在地上的杀手，思考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“起来。你是我伽罗那麾下黑骑，这世上能让你下跪的，只有我一个！起来！”

阿蛮忙低声说：“大将军，他刺杀王子，不能让王宫的人知道他是您的黑骑！”

杀手也激动地说：“大将军，我不认识您，也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要杀舒难陀！此事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愿以死谢罪！”说完，他猛地起身，抽出刚刚被砍死的那个护卫的钢刀，放在了自己的脖颈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伽罗那上前抓住了刀刃，手上的鲜血顿时流了下来，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一把夺下钢刀，扔在

一边：“黑骑虽是我的亲卫，却个个与我兄弟一般。你入黑骑多年，随我千里血战，斩旗无数。这事是我让你做的，天大的麻烦，我扛着！阿蛮，你守在这里，我去让国王赦他无罪。”

阿蛮一听急了：“大将军！您不能一人进宫！万一雍羌趁机对您下手怎么办？”

“那你们就给我报仇！”伽罗那说完，迈步往王宫而去。

杀手颤抖着说：“大将军……我贱命一条，不值得您为我冒险！”

伽罗那回头笑笑，继续迈步向王宫走去。杀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痛哭失声。

三

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，几个盗匪躲在角落里，贪婪地看着一座吊脚楼。盗匪首领问道：“确定没其他人？”

“就那母女二人。”

“绑了小孩，杀了那婆娘。留信给玉石铺老板，让他交钱赎人。”盗匪首领冷冷地说道。

几名盗匪刚要迈步前往吊脚楼，其中一个人突然惊讶地说：“看，那个乞丐我刚才好像见过……”

盗匪首领不耐烦地说：“一个要饭的瞎紧张什么？把他赶走就是！”可还没等他们动手，乞丐就转身离开了。盗匪们上了吊脚楼，分头行动。

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，还不见手下出来，在楼外等候的盗匪首领有些不踏实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楼内查看究竟。找了一圈没发现手下，首领正想破口大骂，却突然感觉有些不对。他猛地握紧匕首，后退一步，惊恐地四下张望。他没有发现的是，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站着一个人，正是刚才在楼下见过的乞丐。

乞丐悄悄来到盗匪首领身后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这一拍，让首领好像被针扎了一样跳了起来。他转过身，惊恐地看着面前这个始终面无表情的乞丐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乞丐目光呆滞地看着他，并不回答。盗匪首领大吼一声，一刀刺了过去。乞丐呆滞的目光这才有了些许神采，手上轻轻一挡，脚下一绊，首领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同时撞开了身旁一扇虚掩着的门。他抬头朝门内看去，发现自己那几个手下都已经被绑得像粽子一样躺在了屋里，嘴里还被塞了布团。首领挣扎着起身，回头看看依旧平静的乞丐，大吼一声，再次一刀刺去……

吊脚楼内，突然飞出一个人，直接摔在地上，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，此人正是盗匪首领。随即，被绑住的盗匪一个接一个飞了出来，都摔在地上。最后，那个乞丐从楼里走了出来，慢吞吞地走下台阶。盗匪首领忍着疼痛，看着这个神出鬼没的乞丐问：“兄弟是哪座山头的？”乞丐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迈步离去。

乞丐独自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前行。在城门处揭发杀手的那个白衣青年突然出



现在他面前，微笑着和他对视。乞丐好像看不见他，绕过去继续往前走。白衣青年不得不打破沉默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来自何处。你就是曾经的大唐第一游侠——夏云仙！”乞丐好像什么都没听见，继续前行。

“你死去的家人在看着你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乞丐猛地回头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，上前一把捏住青年的咽喉，把他按到了身后的墙上：“你怎么会认识我？”

青年被夏云仙掐着脖子提起，双脚已经离地，脸色瞬间变青。他嘶哑着喉咙开口道：“我能请高僧为你的家人建塔。我还能请王都内各大寺庙为她们祈福，求她们不堕六道之苦，早登极乐……”夏云仙犹豫再三，终于放手。青年滑到地上，捂着喉咙咳了半天。

“要我帮你做什么？”

青年人好不容易站起身：“先跟我去个地方。”夏云仙沉吟了片刻，决定和他走一趟。

二人迈步离开时，从一旁的街道转角处探出一个脑袋，正是盗匪首领。他仇恨地看着夏云仙的背影，顾不上伤口的疼痛，悄悄跟上……

四

伽罗那手扶腰刀，快步走进骠国王宫。突然，一阵奇异的音乐声传来，引得他停下脚步，朝过道里看去。只见一个傀儡戏艺人正操纵着木偶认真地表演，一位身穿王袍的中年人看得津津有味。伽罗那连忙迈步走向那位中年人，施礼道：“陛下。”

雍羌一脸惊讶，连忙示意艺人停止表演。

“大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是想跟陛下禀报，宫门外那个所谓的杀手纯属误会。他是我麾下黑骑！”

雍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可是，禁卫说他要行刺王子。”

“我说了，那是误会。”伽罗那冷冷地看了雍羌一眼，“陛下，您不会真怀疑我要谋逆吧？”

雍羌好像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赔笑：“怎么会怎么会？大将军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做那种大逆不道的事？”

“那我把人带走了？”

“当然当然，大将军请便！”

看伽罗那依然站着不动，雍羌又问：“大将军，还有事？”

“听说陛下派舒难陀殿下带乐团前往长安了？”

“正是正是。大唐文化源远流长，我一直十分向往，这次让舒难陀率乐团前往长安，既是献乐，又是交流，两全其美。”



伽罗那冷笑道：“这一路山高水长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殿下若是出了意外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雍羌的额头微微渗出汗水：“大将军说笑了……”

伽罗那上前一步，逼问道：“陛下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您到底有没有想过？”

就在雍羌不知如何回答时，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：“伽罗那。”

伽罗那回头观瞧，继而低头施礼道：“王妃殿下。”

“不必多礼。伽罗那，我知道你身为大将军，位高权重，有些礼节不必在意。所以对陛下不恭敬，也是理所应当的，对吗？”

伽罗那看着王妃平静的眼神，皱了皱眉，对二人略微弯了弯腰说：“伽罗那不敢。我只是一片忠心，担心舒难陀殿下此去长安祸福难测……”

“那你说，他若有不测，谁会是罪魁祸首？”

“这臣可就知道了……陛下，臣军务繁忙，先告辞了。”

雍羌赶紧点头：“大将军慢走，慢走。”

伽罗那转身离去后，雍羌脸上怯懦的笑容慢慢消失，露出了沉稳的神色，前后判若两人。

“陛下，伽罗那谋朝篡位之心已生，只怕随时都会动手。”

“不会这么快。在他心中，我只是个无能的提线木偶，他不会急着对我下手。”

“可舒难陀呢？我们的王子可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”

“我知道你不愿意舒难陀离开王城，但只有此行才是力挽狂澜的机会。他身为王子，为了骠国的平安，再危险也要走这一趟！”

王妃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雍羌沉静的脸，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只得双手合十，低声祝祷：“愿佛祖保佑我儿舒难陀，此去大唐，平安无事……”

雍羌平静地看着地上的提线木偶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世上，谁是木偶，谁是提线之人，恐怕只有佛祖才能知道……”

王宫外，阿蛮和那个杀手见伽罗那走近，忙恭敬地上前施礼。

“你没事了，先回军营休息吧。”

杀手一声不吭，跪下磕了几个响头，起身离去。那些王宫护卫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。伽罗那也翻身上马，阿蛮紧紧跟随。

离开王宫一段距离后，伽罗那开口道：“阿蛮，舒难陀在城门处没死，不代表一路上都不会死。带一队黑骑，追上舒难陀他们，一个不留。”

阿蛮听到命令，没有多言，行礼后飞驰而去。伽罗那回头冷冷地盯着远处巍峨的王宫说：“雍羌，我看你唯一的儿子死后，王位还能传给谁！”

五

白衣青年带着夏云仙来到乐坊门外：“这是王都内第一乐坊，你会喜欢的。”

不远处，盗匪首领看着二人进了乐坊，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去。

乐坊内舞姬们跳着动人的舞蹈，每间房内都有爱好舞乐之人击掌赞叹。这些客人和舞姬看到白衣青年带着个脏兮兮的乞丐经过时，都露出鄙夷的神色。两个人也不对话，只是默默前行。

来到乐坊深处，人明显少了很多。在一间普通的房间前，青年停下脚步说：“你就不想问问我到底要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只想知道，你如何能请高僧立塔祈福。”

“我已经在做了，你很快就能看到结果。若有欺瞒，你可以杀了我。”

“好！伤天害理不做，杀人越货不做，谋财害命不做，欺凌弱小不做。其他事，我都可以帮你。”

白衣青年拍了拍手，几个侍女低着头从热气腾腾的屋内走出，恭敬地站在一边。夏云仙探头一看，只见屋内正中赫然放着一个装满热水的大木桶。

“第一件事，洗澡。这不算伤天害理吧？你帮我做这件大事之前，我还要去找一个人。我走之后，请先生沐浴更衣，然后替我保护好这房里的人。”

青年吩咐侍女：“请她出来。”

“她不在乐坊……我们拦不住她，她也不让我们陪着……”一个侍女跪倒在地，有些惊恐。

青年有些愤怒，但很快就平静了：“不怪你们。先生请沐浴，我去去就回。等一下这房间里的人应该会自己回来，请先生护她周全。此女子脚挂金铃，面戴轻纱。先生切记，绝不能让她拿下面纱。”

白衣青年微笑着转身离去，留下夏云仙迟疑地看着屋内的大木桶。侍女们站在一旁，等待着他进屋。

来到木桶前，侍女们围上去准备给他脱下那身脏兮兮的乞丐服。夏云仙眉头一皱：“你们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”几个侍女连忙齐齐跪下：“先生恕罪，公子的身份不可泄露。先生若是因此恼怒，我等愿以死谢罪，绝无怨言！”夏云仙静了静，冷冷地挥手道：“都出去吧。”侍女们慢慢退出，把门带上。夏云仙回头看看热气腾腾的水桶，把乞丐装缓缓褪下，露出了前胸后背上令人恐惧的伤疤。

六

天牢的大门上布满铁刺，庄严肃穆中透出几分恐怖。护卫和禁军将天牢大门围得牢不可破，而那个白衣青年正慢慢向这里靠近。见到青年，所有护卫和禁军都好像突然接到了什么密令一样，开始有序地撤离。最后两名护卫离开之前，还没忘记把门上的大锁打开。转眼间，天牢门前空空荡荡，所有禁军护卫，一个不剩。青年好像没看见他们诡异离去的场景，径直走到天牢门口，停住脚步，静静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。接着，他伸手一推，大门轰然打开，现出门内幽深的黑暗。白衣青年

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，迈步走进那片黑暗之中。

虽然是白天，但天牢内依旧黑暗无比。白衣青年提着一盏油灯，缓缓向前。借着油灯的光芒，可以看到两边牢房里蓬头垢面的囚犯正死死地瞪着他，然而他没有惊慌，依旧面带微笑，不急不缓地前行。

不知何时，天牢深处的黑暗中突然传出一个女子低声的吟唱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那声音让人觉得非常可怕。歌声响起后，囚犯们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，而白衣青年依旧看着过道深处更浓重的黑暗，平静如常。这时，有囚犯开口道：“小子，天牢最深处没人敢去！据说那儿关押的是高僧从深山抓来的女妖！你要是再往里走，恐怕要尸骨无存了！”

“谢谢。”青年一边道谢，一边继续往黑暗深处行去……

与此同时，阿蛮率领几名黑骑杀气腾腾地冲出了城门。经过一片宁静的塔林时，阿蛮突然脸色一变，猛地拉紧缰绳，身后的黑骑也连忙停了下来。

“校尉大人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？”

黑骑互相看看，都摇了摇头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大人，这塔林是为敬佛而建，不会有人来打扰。”

“别说话……仔细听，是铃声……”阿蛮策马绕过一座佛塔，随即惊讶地发现，远处的一座塔上，一个白衣飘飘的身影正在曼妙起舞，身侧的绸带飞动，整个人在浓雾中若隐若现，如仙如幻。那铃声正是她脚踝上的金铃发出的。白衣女子神秘的舞姿如同天女一般，而她的脸始终被白色面纱遮挡，看不清是什么模样。

阿蛮和其他人都被远处塔巅上的灵动舞姿惊呆了，一名黑骑开口道：“大人，这是天女吗？要不要过去看看？”

阿蛮犹豫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掉转马头说：“尽早追上乐团才是当务之急。舒难陀一天不死，大将军一天不能心安。”几名黑骑只得依依不舍地掉转马头，跟在阿蛮身后准备继续赶路。

就在他们要起身时，金铃声突然消失了。阿蛮惊讶地回头观瞧，只见远处塔巅上空空如也，刚才还在舞动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那……那到底是人，还是……”一名黑骑有些惊慌。

“那样的舞定非人间所有。走！”阿蛮神情严肃，猛地打马，飞驰而去。几名黑骑忙紧紧跟随，只剩下再次空无一人的塔林，寂静得有些诡异……

七

街道拐角处，一群神色狰狞的男人正围坐在此。他们正中坐着的，就是被夏云仙痛打过的那个盗匪首领。一名盗匪凑过去说：“大哥，人差不多齐了。”



“这些日子做事特别不顺。每次绑人劫店，都会莫名其妙被人打晕扔在路边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！就是那个常年待在集市的乞丐！那人武艺不凡，但好在是个孤家寡人！我今天把所有兄弟叫在一起，就是要铲除这个后患！他要行侠仗义，咱就让他命丧黄泉！我跟踪此人，发现他进了一家乐坊。事不宜迟，明年的今日，就是他的祭日！”盗匪首领说完，猛地起身。一个个大汉默不作声地起身跟在他身后，一起向乐坊走去。

一个光着脚、白纱蒙面的神秘女子静静地走进乐坊，经过一个个房间，向最里面走去。

热气弥漫在整个房间内，夏云仙此时正坐在桶中，之前纠缠在一起的头发已经变得乌黑顺滑，披散在肩上。听到门外隐约响起的铃声，夏云仙一直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。随着一阵水花声响，夏云仙在桶中站起，抓起椅子上放着的一套崭新的衣服。

白衣女子走到房门前，停下了脚步，静静地看着紧闭的房门。突然，房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随着涌出的水汽，一步步走了出来。刚才还邈里邈远的乞丐，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中年男子，与刚才判若两人。焕然一新的夏云仙目光如炬，扫过女子脚上的金铃和面上的白纱，和她对视起来。

一帮盗匪跟着杀气腾腾的首领，推开一个个侍者，在乐坊内横行。一名盗匪凑过来说：“问过了，那个乞丐在最里面的房里，一直没出来过。大哥，这事闹大了，城卫恐怕很快就到！”

盗匪首领冷笑道：“杀个人用不了多久。”

夏云仙闭着双眼坐在屋内，白衣女子悄无声息地为他倒了一杯茶后沉默着坐到边上。突然，夏云仙睁开双眼，看着紧闭的房门说：“那个男人要我保护你，还说不能揭开你的面纱。”接着，他慢慢起身，走向房门：“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，所以才来找我。”

“您如果不愿意，可以离开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麻烦已经到了。”夏云仙伸出手，一把推开房门。

房间外，盗匪首领带着那群手下正恶狠狠地看着站在门口的夏云仙：“以为换了身衣服我就认不出来你了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屡次三番坏我们好事？”

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

“放下屠刀？刀还没拿起来呢！”盗匪首领从腰间摸出利刃，身后的盗匪们也纷纷拿出兵刃，“杀了你之后，我们自然会把刀放下。”

夏云仙回头对屋内说：“好像是我的麻烦。你稍等片刻，不要出来。”说完，

他把房门带上，重新面对这伙盗匪。

“杀了我，这乐坊里的人可都认得出你们。”

“那就把乐坊里的人都杀光。”

夏云仙摇了摇头：“冥顽不化。”

盗匪首领残忍地笑道：“怎么，不讲佛了？”

“佛亦有愤怒之时……这世上总有铲不尽、灭不光的邪魔外道，为了除魔，便是佛也会愤怒。佛陀怒时，便会现出恐怖相，怒化身。这化身被尊称为‘明王’。”夏云仙上前一步，地上的灰尘好像遇到飓风一般，呼的一下飞散开去，“明王怒目，以无上威能，灭除邪祟，此为太慈悲！来！”

盗匪首领一咬牙：“动手！”

夏云仙面对利刃，一拳击出。只这一拳，那扑上来的盗匪便喷血飞出，在地上滚动一圈后，再也没有了动静。

“此时醒悟，还来得及。”

盗匪们虽然有些害怕，但觉得夏云仙就一个人，还是纷纷拔刀，一拥而上……

八

白衣青年停住脚步，望着牢房中央绣花蒲团上衣着艳丽的女子。她的双手、双脚包括腰间，都被铁链锁住，行动困难。女子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手拿铜镜，对镜整理着额头的发丝，同时继续着那令人恐惧的吟唱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慢慢放下手里的铜镜，将一张妖艳的脸转过来，好奇地看着白衣青年。面对女子好奇的目光，白衣青年平静地开口道：“夜莎罗，你这个最让人头疼的女飞贼！卑谬城里所有富商几乎都上过你的当、中过你的圈套。为了抓你，甚至动用了禁军。你想重获自由吗？现在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并不重要。你只需要明白，如果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，我现在就可以替你解开锁链，打开这扇牢门！”

夜莎罗笑得更加妩媚了：“帮我解开锁链，打开牢门？你先推一下这门试试！”

青年伸手一推，明明应该锁紧的牢门居然被打开了。夜莎罗的手和脚轻轻一抖，上面的锁链同时掉落在地上。接着，她用手指一抹，腰间的锁链也脱落了。

“这锁链我自己能解，牢门我也早已打开。这位公子，那你，还能为我做些什么呢？”

看着夜莎罗步步逼近，青年不慌不忙：“既然没有你解不开的锁，那你为什么不逃走呢？当然是因为天牢戒备森严。虽然你解得开锁，但却逃不出去。我可以带你离开天牢。”

夜莎罗在青年面前停住脚步，捻起他落在肩头的长发，轻轻抚摸道：“还



有吗？”

“从此之后，你犯过的事，一笔勾销！”

“前提是，要帮你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不能说。”

“可你要我现在就答应。这好像不公平。”

“这是你离开天牢的唯一机会。现在，请告诉我你的选择。”

“好，我同意！”夜莎罗很识时务。

当青年提着油灯，带夜莎罗向牢门外走去时，那些囚犯都惊恐地缩到了墙边。可夜莎罗故意对他们露出娇媚的笑容，让他们更加恐惧。

“他们都说你是高僧从深山抓来的女妖。”

“奴家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女子，哪儿有那么大的本事？”

“你做过的事，我清楚得很。夜莎罗说不定比女妖更可怕。”

“公子这么说，奴家真的好委屈。”夜莎罗将目光投在青年的白衣和腰间的红丝带上，微微一笑。

当他们走出天牢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夜莎罗妩媚地伸了个懒腰：“好久没看见阳光了。”

“走吧，我们时间不多。”

夜莎罗没有迈步，而是说：“公子好大的本事，看守大牢的卫队居然都不见了！奴家入狱前，有些随身的东西被搜走了，现在既然出来了，总该拿回来吧？”青年往边上指了指，夜莎罗愕然发现地上有一个包裹。她上前几步，把包裹拿起来翻看了一番。

“公子果然好手段。不过奴家还有一事不明，想向公子请教。”夜莎罗慢慢走近青年，随即轻柔地靠在他的肩上，从包裹里摸出一把匕首，轻轻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“奴家不明白的是，既然我已经离开了天牢，为什么还要跟你走呢？公子，你费了这么大周折把我放出来，想必要我帮忙做的事一定很麻烦吧？奴家最怕麻烦，不如我这一刀抹下去，然后开开心心地逃走，什么麻烦都不会再有。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“你替我做完这件事，会有无数黄金、玉器、古玩珍宝送到你手上。”

“哎呀，这下糟了！奴家最喜爱钱财呢！可是，奴家又怎么知道公子的话是真是假呢？”

“能把重犯从天牢带走的人，会吝惜钱财吗？”

“公子说得有道理哦！”

夜莎罗好像被说服了，一点点把匕首拿开，随即突然说道：“可是奴家，要是不相信你呢？”话音未落，那刚挪开的匕首又被她重新握紧，猛地插入了青年的胸口。此时，夜莎罗还妩媚地靠在他的肩头，露出柔美的微笑……

九

乐坊房间内，白衣女子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悄然起身走到房门边，伸手轻轻拉开一点房门，从门缝往外看去。夏云仙以一敌众，已经有好几个人倒在了地上。盗匪首领示意一个手下绕到夏云仙背后下黑手，那人得令，绕到后面举刀正要捅，白衣女子突然跳出房门大喊道：“小心背后！”

夏云仙转身怒道：“别添乱！进去！”

白衣女子引起了盗匪首领的注意，以为她是夏云仙的女人，决定用她进行要挟。一名盗匪偷偷绕过打斗的人群，悄悄靠近白衣女子。夏云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情况，飞快地回身，将其打翻在地。同时，他一把拉开白衣女子，结果情急之间，不小心把她脸上的面纱拉了下来。面纱落地，露出清纯美丽的面容，所有人都看呆了。盗匪首领想乘虚而入，大吼一声挥刀就砍，却被夏云仙一腿扫倒在地，无力反抗，其他盗匪也都不敢上前了。

白衣女子连忙捡起面纱，重新戴在脸上，对夏云仙说：“护城卫队就要到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！”

“不等他了？”

“来不及了！他会找到我们的！”

“为什么这么害怕护城卫队？你们是钦犯？”

“先离开再说……”

“有什么要带的进屋去拿，应该还有时间。”

“有本乐谱。你等我一下。”

白衣女子说完，正准备转身进屋，突然一声惊叫，夏云仙愕然回头。原来，一名盗匪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把匕首架在了白衣女子的脖子上：“别动！过来我就杀了她！去捡把刀，把自己的右手砍下来！快！”

“我和她素不相识。”

“鬼才信你！砍掉右手，不然杀了她！”

“那你也会死！”

盗匪疯狂地叫着：“那就一起死！快点儿动手！”

白衣女子反而平静下来：“先生不必在意我的生死。”

这时，夜莎罗抱着她的包裹和白衣青年并肩走了进来。夜莎罗见到白衣女子后立刻问：“公子，这姑娘是你的人？”令人惊讶的是，青年的胸口上并没有伤。

看见对方有熟人出现，盗匪更加紧张了：“都别过来！不然我让她跟我一起死！”

夜莎罗笑了：“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被人家威胁了！”

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夜莎罗已经从包里摸出匕首，对着白衣女子甩了



过去。匕首扎在了白衣女子的腹部，夏云仙一下子火了，跳到夜莎罗面前说：“你凭什么杀她？”

白衣青年赶紧挡在夏云仙和夜莎罗之间：“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”

夏云仙始终恶狠狠地瞪着夜莎罗，强忍着出手的冲动。突然，倒地的白衣女子又慢慢站了起来，她手里握着的匕首居然可以伸缩。

夏云仙一下子愣了：“假的？”

“一个小玩笑罢了。你们这些男人，怎么都这么容易上当？倒是这位姑娘反应快，装得好像！”夜莎罗不以为然。

盗匪这才反应过来，低头去捡刚才被吓得扔了的匕首。夏云仙上前一脚，把他踢晕在地。看夜莎罗笑眯眯地拿回那把假匕首，夏云仙对着白衣青年一脸疑惑：“她们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要我帮你做的，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夜莎罗微笑道：“奴家也想知道。”

这时，白衣青年听见身后传来喧闹声，连忙说：“护城卫队到了！先离开这里！离开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我究竟是谁，还有要你们做的大事！”

当护城卫队冲进来时，只看到了躺了一地的盗匪，而刚才还站在这里说话的四个人，已经不见了踪影……

骠国乐团的车队在野外慢慢行进着，那辆最华贵的马车依旧是纱幔笼罩，里面坐着的人始终没有下过车。

远远看到了车队，阿蛮狞笑道：“终于追上了！大将军要杀的人就在眼前！黑骑听令，杀！”

一声令下，他身后的黑骑纷纷拔刀。阿蛮一马当先，举刀杀向车队……

第二章

—

“你刚才为什么不在房里？”青年看了白衣女子一眼。原来，此女是骠国第一舞姬——兰玛珊蒂，在城外塔林练舞的就是她。之所以不在乐坊里练习，是因为那里跳出的是红尘舞，只有在塔林中才能跳出仙灵舞。

兰玛珊蒂没有回答，夏云仙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：“你答应过要说出真相的！”

白衣青年看了看夏云仙，只好先把实情和盘托出：“我希望大家帮我离开骠国前往南诏，然后和乐团车队会合，同往长安！”

夏云仙听后脸色一变：“你为什么要跟乐团一起前往长安？”

“因为我的身份，所以……”

白衣青年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夜莎罗打断了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！你是大将军伽罗那之子——苏决！骠国人人皆知，苏决和王子舒难陀从小在寺庙修行，而离开寺庙重新入世的男子，都会穿一身白衣，腰系红带。白衣代表心无尘念，腰间缠的则是天外云霞。”

白衣青年看看自己的衣服说：“骠国穿这一身的人可是很多啊！”

“穿这一身的人是不少，但能从天牢把囚犯带出来的却不多。只有大将军之子才有这种权势。你要偷偷追上乐团，是想刺杀舒难陀王子，为伽罗那篡位去除后患吧？你找我肯定是为了帮你潜进乐团，而这位大侠是帮你杀人的最佳人选！”

白衣青年指了指兰玛珊蒂：“那她呢？刺杀舒难陀，为什么要带她？”

夜莎罗上前在兰玛珊蒂身上闻了闻，判断出是叶沉香的味道，于是说：“苏决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，而这叶沉香只有高官贵族才会使用。如果不是苏决的女人，她怎么会用得起来叶沉香？我知道你要做的事很危险，但只要出的价钱够高，我可以帮你。”

“刺杀王子恐怕要引起王室与伽罗那之间的大战，到时必定生灵涂炭。如果你真是苏决，我退出。”夏云仙忍不住说。

“夏大侠不愧这个‘侠’字。不过你猜错了，我不是苏决。在下舒难陀。”白衣青年笑道。

听闻此言，夏云仙和夜莎罗的脸色都为之一变。夜莎罗问：“舒难陀不是率乐团出发了吗？你是舒难陀，那乐团里的是谁？”

“我早就知道伽罗那要杀我，所以没跟乐团一起走。苏决虽是伽罗那的儿子，但他从小就和我一起在寺庙修行，与我情同手足。乐团出发前的几天，我们想出了

舞乐传奇



一个万全之策，让苏决代替我率乐团出发，然后在南诏会合。因为伽罗那很可能会对整个乐团下手，只有苏决才能保乐团平安。”

夏云仙看看兰玛珊蒂，问道：“好，你是舒难陀，那她是谁？”

“乐团献乐，无论对大唐还是骠国，都是件盛事，因此我特地选出骠国第一舞姬兰玛珊蒂，让她送上我们最华丽动人的舞蹈。这次要献的舞，集各种舞蹈之大成于一身，整个骠国，只有她才能融会贯通。兰玛珊蒂才是这次舞乐之行的灵魂。”

夜莎罗上下打量了一番兰玛珊蒂，然后阴阳怪气地说：“灵魂？难怪会用叶沉香！王子殿下带着第一舞姬悄悄离开乐团……难道说，她是未来的王妃？”

“我的一生已经献给舞乐，请自重。”兰玛珊蒂非常不悦。

夜莎罗依然微笑着，但眼神和话语都已经变得冰冷：“你是说我不够自重吗？”

见气氛不对，舒难陀连忙转移话题：“我只是想让兰玛珊蒂远离危险，确保她的安全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们现在去找向导吧。夜长梦多，今夜必须出城。如果让伽罗那知道我还在城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骠国乐团的护卫们纷纷举起兵刃，与挡住他们去路的阿蛮等人形成了对峙之势。

阿蛮开口道：“大将军密令，乐团内藏有重犯，需要搜查！”

一个护卫喝道：“混账！知不知道王子殿下在这里？”

“不是因为王子殿下，我们还不会来呢！让开！”阿蛮凶狠地用腰刀指向护卫，“黑骑个个是身经百战的精兵，敢拦路的，就是找死！”

冲突眼看就要爆发，华丽的马车内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：“放下兵刃，让他们过来。”

护卫们无奈地放下兵刃，让开道路。转眼间，黑骑便把马车围了起来。阿蛮策马停在马车前说道：“王子殿下，大将军有令，整个乐团都要搜一遍。您的马车，恐怕也不能例外。”说完，他冷笑一声，用刀尖慢慢挑起了马车上的纱帐。随着纱帐的挑起，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——马车内软玉温香，一个白衣红带的年轻男子斜靠着车壁，两个美女分别在为他捶腿按头，还不时往他嘴里塞些水果。男子一脸惬意，看着发傻的阿蛮说：“阿蛮，你越来越难看了。”

阿蛮突然反应过来，猛地翻身下马，跪在马车前高呼：“少主！”

苏决下了车，看了看阿蛮和同样跪倒在地的其他黑骑，蹲在阿蛮身边轻声说：“怎么样？想不到冒充王子的会是我吧？”说完，他重新上车，背靠在两个美人身上，懒洋洋地看着阿蛮：“说吧，将军大人什么命令。”

阿蛮尴尬地说出了大将军的命令，苏决听后撇撇嘴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要跟着乐团去长安开开眼界。你回去吧！”

“少主，乐团可以不动，但舒难陀是将军的绊脚石，求您说出他的下落吧！”

苏决直起腰来：“怎么？难道因为我不是大将军的亲生子，你们对我也想